



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 ①

raits and Observations: The Essays of Truman Capote

译文出版社

〔美〕杜鲁门·卡波蒂 著 吕奇 宋金 译



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 上

Portraits and (

f Truman Capote

卡波蒂 著 吕奇 朱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像与观察: 卡波蒂随笔(上、下)/(美)卡波蒂(Capote, T.)著;吕奇,宋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 Portraits and Observations: The Essays of Truman Capote

ISBN 978-7-5327-6462-4

I. ①肖… II. ①卡…②吕…③宋…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7070号

Truman Capote

Portraits and Observations;

The Essays of Truman Capote

Compi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The Truman Capote Literary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741 号

肖像与观察: 卡波蒂随笔(上、下)

[美] 杜鲁门·卡波蒂 著 吕奇 宋金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25 插页 10 字数 419,000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6462-4/1•3857

定价(上、下册): 8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533-8510898

上册目录

新奥尔良	001
纽约	010
布鲁克林	019
好莱坞	029
海地	037
欧陆之行	049
伊斯基亚	057
丹吉尔	066
穿越西班牙之旅	076
丰塔纳维奇亚	083
品味：以及日本人	094
缪斯入耳	097
个人领地里的公爵	243
选自《观察》：	287
理查德·艾夫登，约翰·休斯顿，查理·卓别林， 一群天鹅，巴勃罗·毕加索，可可·香奈儿， 马塞尔·杜尚，让·科克多与安德烈·纪德， 梅·韦斯特，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亨弗莱·鲍嘉，埃兹拉·庞德， 萨默塞特·毛姆，伊萨克·迪内森	
高地上的房屋	317
罗拉	337
简·鲍尔斯	350

(1946)

院子里伫立着一尊黑石天使像，天使的头部高耸在巨大的象耳草叶上方；天使明亮的眼睛，凝望着天空，像水手的眼睛一般，经过海水的冲刷变得蔚蓝。蓊蓊郁郁中，你可以站在一个隐秘的阳台上看到那尊天使像——这是我的阳台。我就在上面的三间房里住过，房子虽年代久远，却一尘不染，屋顶就像是婚礼上做工精细的蛋糕，宽敞的拉门，高大的落地窗。每逢暖暖的傍晚，只要这些窗子是开着的，屋内总会传来欢声笑语，清风拂过里屋，沙沙的响声，就像老奶奶在扇着扇子。在这样和暖的夜幕下，整个城镇也格外寂静。唯一能听到的说话声，是爬满了常春藤的门廊里交织着的家长里短；一个打着赤脚的妇女嘴里哼着歌谣，在人行道上摇着摇篮，大庭广众之下，哄着她怀里的宝宝进入梦乡；一个不耐烦的女子，坐在阳台上，一边嘟囔着外语，一边拔着鸡毛，准备把鸡扔进油锅，鸡毛从她的手中散落，慢慢悠悠地在空中飞舞，慵懒地徐徐飘落。

一天早上——我估计应该是十二月的某个礼拜天吧，天气阴冷，黯淡无光——我穿过那片街区，到老集市上去，每年的这个时候，集市里总会有些精美的时令水果兜售，譬如二十美分一打的蜜橘，还有冬日的鲜花——圣诞节用作装饰的一品红，以及白山茶。新奥尔良的街道通常呈现的是一幅幅漫长而孤寂的景象；

闲暇时，这里的氛围和契里科很像，一切都是那般质朴，通常情况下（亮光穿过百叶窗的空隙斜射进来，透过百叶窗，你可以看见远处走动的修女，一只肥硕黝黑的胳膊懒洋洋地搭在窗台，一个寂寞的黑人小男孩正蹲在巷子里吹着肥皂泡，黯然神伤地望着这些泡泡飞到半空，相继破掉）可以从中看到激情。如今，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我驻足在街区的中央，一动不动，因为从我眼角的视线中，看到了一条地下隧道，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一只凶神恶煞的白色猎犬一动不动地站在绿色的蕨类植物里，隧道的尽头闪着亮光，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隧道里面有一个喷泉；水从一个猴子模样的铜制雕塑嘴里溢出来，落在池中的鹅卵石上，发出清脆而凄楚的响声。他吊在一棵垂柳上，模样像个匪徒，一头铂金色的卷发，悬吊的身体绵软无力，就像这棵垂柳一样。恐惧飘浮在这样一座安静得令人窒息的花园里。紧闭的窗户袖手旁观；蜗牛沿着象耳草闪亮的银色区域爬行，除了他的影子，其余的都一动不动。垂柳前后晃动了一下，却并没有风。他手上戴的人造钻戒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手臂上纹着一个名字，“弗朗西”。那只猎犬低下头去喝池中的水，于是我快步走开了。弗朗西——他自杀，莫非是因为她的缘故？我不清楚。新奥尔良是个神秘的地方。

我那岩石天使像的玻璃假眼就像是日晷，它们可以通过太阳光聚焦在上面的光量来显示时间：正午时分，是纯白色，而后会变得越来越暗，到了日暮时分，眼睛的颜色就会变深、变黑——暮色中的天使像，头上是那双暮色的眼。

一群金发小女孩，嘴唇干枯，正觊觎着屋子前方日渐倾斜的广告海报：畅饮纳特博士、胡椒博士、内喜、葡萄果汁、七喜、可

乐、可口可乐。新奥尔良，素来也是以软饮料招牌而著称，在这方面同每一个南方城镇并无二致；孤寂的街区，大街小巷中，可口可乐的瓶盖密密麻麻，铺满路面，雨后，这些镶嵌在尘土中的瓶盖熠熠生辉，像是掉在地上的10分硬币。海报剥落了下来，横七竖八，散落一地，而后暴风又将它们吹散到沿街遍地，像是沙漠鼠尾草——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些海报还挺漂亮的；还有人把它们捡回去糊在墙上，和纳特博士、胡椒博士还有可口可乐的广告美女们放在一起，整日在租户们的床头挂着笑脸，夜晚扮演守护者的角色，早上又成了接受膜拜的圣人。海报随处可见，有拿粉笔画的，有印出来的，还有画出来的：“奥特加夫人——读物集”，“最爱的部分”，“魔幻文学”，“看见我”；“若你无事可做”……“不要在这儿做这事”；“你准备好见上帝了吗”；“当心恶狗”；“关爱可怜孤儿”；“我是一个聋哑寡妇，家里还有两张嘴要喂”；“注意：今晚我们教堂有蓝翼歌手（手写签名）牧师”。

爱尔兰海峡区的有个门上一度还贴着这样一则海报：“入内可瞻仰耶稣矗立之地。”

“你想干吗？”我按门铃的时候，一个妇女这样问道。“我想看看耶稣矗立的地方，”我对她说，一时间，她看上去有些茫然；她脸上的褶子，像是被刀刻过的一样，脸上的颜色，如同棉花糖一样雪白；她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穿着印花棉和服。“你年纪太小，亲爱的，”她说着，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笑得连乳房都上下颤动，“你个鬼家伙太小了，看个什么耶稣矗立之地。”

我所在的街区，有一家咖啡馆当之无愧是最无趣的一家，那儿也是新奥尔良客人最少的一家，通常这里会是办丧事的地方。

不过这家的老板娘莫里斯·奥托·昆泽太太，看上去似乎并不介意；她整天就坐在酒吧的后面，摇着蒲扇乘凉，除了打打苍蝇，几乎不怎么动弹。酒吧后面破旧的镜子上贴着七则内容相近的箴言：不要担心生命……没人能活着出去。

7月3日。Y小姐上周寄了一封“在家”邀请卡^①，于是我当天下午前去拜访。她以她那种古朴的方式给人愉悦，同时令你不禁莞尔，虽然她并非有意为之。我们初次邂逅时，我就想到了埃德娜·梅·奥利弗；她俩当然有一些相像之处。Y小姐说话的语气像是事先酝酿好的，但她说的话却很随性，而她雪利酒颜色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环顾四周。她的体态像是当兵的，手里拿着马六甲拐杖，因为一只腿短嘛，这番情形，使得她走路的时候一蹦一跳，那样子活像企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这事儿让我很难过；的确，我得说确实如此，因为爸爸非逼着我去参加各种舞会，到了那儿我们就坐在漂亮的金色小椅上，我们就坐在那儿。没有一个男士邀请Y小姐跳舞，的确没有，不过有一年冬天，琼斯先生到这里来了，这个年轻人来自巴尔的摩，可是天啊！——可怜的琼斯先生——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唉——摔断了脖子——当场就一命呜呼了。”

我对Y小姐的兴致是纯逻辑性的，我也不是像她想的那种朋友，这点我得承认，尽管有些难为情，因为你无法对Y小姐有亲近之感：她太像是一个童话了，她真实存在——又虚不可及。正如她自家客厅中的钢琴——优雅，却有些走调。她的房子即便是

① “在家”邀请卡源于19世纪的社交界，女主人向受邀的客人寄去一张写明自己何日在家的卡片，意即邀请客人前来参加当日的晚会沙龙。

在新奥尔良也足够老旧，周围的黑色铁护栏同样是破破烂烂；她住在一个贫穷的街区，街区里，房屋出租、加油站、自动点唱机酒吧的招牌随处可见。不过，在她一家子当年刚刚来此居住的时候——当然，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在新奥尔良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住处了。这座房子被倾斜的大树庇护得严严实实，从外部来看，简直就是一片黑影；但房屋的内部，Y小姐家族传承的奇幻风格随处可见：在她从鸟翼形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颤颤巍巍的拐杖点地的声音清晰可辨；她的脸，像一块皱皱的丝绸，映射在高及天花板的镜子里仿佛烟雾；她低下身子（注意，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格外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子骨），坐在她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椅子上，椅座看上去朴素得离谱，椅子上还有一对狮子头扶手。在屋内昏暗的光线下，她看上去漂亮而安详。这些就是她童年时期的围墙、栅栏和家具。“有些人生来就变老；譬如说我，就是一个怎么都找不到闪光点的坏孩子。可我喜欢变老。老了会让我某种程度上感到更加——”她迟疑了一下，打了手势指着昏暗的客厅——“更加舒坦。”

Y小姐不相信新奥尔良之外的世界；有时候，她的这种狭隘会带来一些近乎可怖的言论，就像今天一样。我向她提及近期的纽约之旅，而后她皱起一边的眉头，轻声地说道，“哦？乡村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1. 我在想，为什么新奥尔良所有的计程车司机，听他们说话都像是从布鲁克林进口过来的？

2. 对这里的食物，众人已久闻其名，诸如阿诺德和科博这样的餐馆算得上是全美数一数二的，或许这半点不假。这些餐馆的

氛围很吸引人，也很宽松：慢悠悠的电扇，一张张大桌子，没有嘈杂的人群，有的是一片宁静，服务员都是临时工，而服务却很专业，看起来像是专为服务业而生的。我的一个朋友，在谈及新奥尔良和纽约的时候，曾说到过类似的东方菜肴，且不说价位比这里的要贵上许多，由于有些大厨过分矫揉造作，加上一些华而不实的配菜，已近乎于繁琐。正如大多数的极品一样，新奥尔良美食的特质，在他看来，正是源自于它那天生的简约质朴。

3. 一直以来，对于“老式的魅力”这个说法，我多少有些反感。这里的建筑也好，古玩店也罢（存在于这样的城市当中真的是实至名归），抑或是在法国集市周遭听到的方言交谈，我想你都能从中发现这一点吧。然而新奥尔良与南部的其他城市相比，却算不上更有魅力——事实上，还不及那些城市，因为这儿是最大的。这座城市最主要部分的构成是精神洼地：远离观光带的街道与城区。

（选自致 R. R 的信）楼下的公寓又有新人入住了，也是去年的第三拨租户；这公寓是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总有问候与话别。我初来乍到的时候，这里住着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此人不拘小节，衣着邋遢，人品恶劣——属于那种沉迷酒精、放荡不羁的好色之徒。巴迪先生——光杆乐队。要是你此前在哪儿见过此人，那也再正常不过——当然不是说在这里见过，而是在别的城市，因为他总是东奔西走，居无定所，一个人，带着他的旧班卓琴、架子鼓和口琴。我时常碰见他在不同街头的角落里敲个不停，周围聚集着一帮游手好闲的人。意识到他是我的邻居后，这样的碰面总是让我一阵难受。现在说句实话，他的歌唱得也不算差劲——事实上，还挺出众的，某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伴着吉他

唱着民谣，算是自娱自乐的那种吧，歌声鬼魅，带着悲伤与酒精：恋爱中的人啊，是多么可怕。

“嘿，小子，说你呢！站住……”我就是他喊的那个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叫什么，也没什么兴趣知道。“给我下来，帮我去杀了一对情侣。”

他的阳台比我的还小，爬满了紫藤花，幽香扑鼻；屋子里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于是我们就坐在绿荫下的地上，喝着一种杜松子酒，跟药用酒精差不多的那种，他开始拨弄吉他的琴弦，哀伤的旋律令他震颤的声音愈发突出。“全玩儿完了，来的来，去的去，一切的一切；六十五，任何跟我交往过的女人都不会跟其他人怎么样；是啊，我有过很多妻子，很多儿子，可上帝才知道他们过的如何——我也压根儿不在乎——大概除了朗达·凯伊。有一个女人，嗯，甜蜜动人，和我也是格外来电！无时无刻不激情四射，后来她又嫁给了一个牧师，生了四个孩子——五个，算上我的那个。我总在想到底是个——儿子还是女儿呢——儿子吧，我想。我那些女人总是生儿子……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发生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没错，哪儿都去过，去过监狱，去过像洛克菲勒住的那种豪宅，来的来，去的去，周而复始。”

他就一直这么唱啊唱啊，直到月亮出来，他的嗓音变得像蛤蟆一样低沉，吐字含糊不清。

他的脸，脏兮兮又皱巴巴，带有一种欺骗性的善良，眼神看上去很幼稚，但他的眼睛是斜的，像东方人的模样，他把指甲也蓄得很长，尖得像把小刀，像中国佬^①那样磨得锃亮。“留着方便

^① 原文为 Chinaman，旧时对华人的蔑称。

抓痒吧，打斗的时候还能随时派上用场呢。”

他总是穿着单一：一条黑长裤，一双红袜子，像发动机的颜色，一双网球鞋，足尖有个豁口，图个舒服，一身大礼服，一件灰色天鹅绒马甲，他说，是他的先辈本杰明·富兰克林穿过的，还有一顶贝雷帽，上面镶着“把票投给罗斯福”的钮扣。他身边没什么亲朋好友——他确实有过一大帮女性朋友——每周一换，这一点不假，而哪个女人不给他做饭的时候却几乎没有；每逢那些场合，我登门造访的时候，他总会很谦虚而又不失威严地说，“认识下巴迪太太。”

一天深夜，我一觉醒来，隐隐感觉身边还有人在；没错，房间里确实有人，我从镜子里可以看到月光下的这个人。就是他，巴迪先生，鬼鬼祟祟地打开写字台抽屉，随后又把它关上，忽然间，我的一盒硬币散落在地板上，蹦蹦跳跳，滚得遍地都是。这个时候，任何的掩饰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打开台灯，巴迪先生看着我，俨然一副光明正大的表情，没有半点狼狈的神色，他咧着嘴笑道。“听着，”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清醒的样子，他说，“听着，我立马就得离开这儿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望着地板，脸色开始有些泛红。“行行好，做点好事吧，你有钱吗？”

我只好指了指地上散落的硬币；他二话没说，便蹲了下来，把这些硬币拢在一起，挺着腰杆，出了房门。

第二天早上他就不见了踪影。三个女人来此打听过他的下落，我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或许他是去了莫比尔。如果你在那附近见到他，R，请给我寄张明信片过来，好吗？

我想有个肥老妈，耶！耶！猎枪的手指，长得像香蕉，厚得像茼蒿泡菜，敲击着琴键，脚踩着地板，令整个酒馆震颤。猎枪！本城最盛大的演出！狗屁不值的歌唱，可老兄，他居然可以弹琴——听啊：她体温夏天凉来秋天暖，四季老妈的好啊说不完……他就这么唱着，肥硕的嘴巴大张着，活像鳄鱼的大嘴，他那红红的舌头，品味着这段旋律，钟情着这段旋律，与它尽鱼水之欢；啪，猎枪啊，啪啪啪……看着他大笑的样子，那张疯狂的黑色面孔，满是子弹掠过的伤痕，伴着汗滴闪烁。还有他不知道的人间罪恶吗？不过有些遗憾……几乎没有白人与猎枪谋面，因为这是间黑人酒馆。去年圣诞节留下的落满尘土的装饰，为油漆剥落的墙面平添了色彩；橙、绿、紫相间的条纹瓦楞纸，悬挂在没有灯罩的灯泡旁，在慢悠悠的电风扇中来回摇晃，酒馆老板是个混血儿，长得挺英俊，乳蓝色的眼睛耷拉下来，他倚靠在吧台，大声吆喝，“朝这儿看，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施舍铺子吗？收起你那两毛五，黑鬼，快给老子滚开。”

这是个礼拜六的晚上。屋子在香烟的云雾缭绕和周六晚间的香气中漂浮了起来。所有油腻的小木桌周围都有两圈椅子，大家彼此认识，一时间整个世界就存在于这间屋子里，这间漆黑、奔放而又恐怖的屋子；我们的心跳就是猎枪的步点，我们生命中每个欢愉的元素都浓缩在他那凶险的眼睛里。我想有个肥老妈，耶！耶！他在凳子上一边说唱着，抬起头正视着我们，夜色中升起一片急促的呐喊声：我想有个肥老妈，浑身是肉尽摇摆。

纽约

(1946)

这座城市，这些房屋和窗户，这些蒸汽升腾的街道，是一个神话；对任何人，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不同的神话，是一尊神像的头部——交通信号灯如同眼睛一般眨动，一边是柔和的绿，一边是嘲弄的红。这座岛屿，犹如钻石冰山漂浮在河水之上，称之为纽约也好，抑或别的名字也罢；名字几乎不重要，因为只要是从别处更大的现实中来到这里，人们就只是在找寻一座城市，一个隐藏自我、迷失自我或是发现自我的地方，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在梦中，你会证明自己也许毕竟还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值得爱的人，而并非像你当初坐在门廊上，看着一辆辆福特汽车疾驰而过时所想的那样，并非像你在计划寻找一座城市时所想的那样，只是一只丑小鸭。

上周两次见到嘉宝，一次是在剧院，她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另一次是在第三大街的一家古董店。十二岁时，我遭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和变故，所以经常待在床上，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一部戏剧，该剧将由世界上美貌绝伦的女人来担纲主演——在随剧本寄出的信中，我就是这样描述嘉宝小姐的。但是，那部剧和那封信都如泥牛入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忿忿不平，一直难以排解，直到那天晚上，我的心猛然一动，认出了旁边座位

上的那个女人。我惊讶地发现她居然那么娇小玲珑，那么明艳动人：正如罗兰·麦克基弗所说，就连在那些你通常以为不会显现出色彩的线条上也流淌着颜色。

有人问，“你觉得她到底是不是个聪明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简直荒谬至极；说实在的，谁在乎她聪不聪明呢？只要有这样一张面孔存在，显然就足够了，尽管嘉宝本人肯定为拥有这张面孔而承担的可悲责任开始感到后悔。说她希望孤独，也并不可笑；她当然就是这么想的。我猜那是她唯一一次不觉得孤独的时候：如果你走上了一条孤独的路，你总是会带着某种愁绪，而人们却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悲悲切切。

昨天，在古董店里，她逛来逛去，专心致志地端详各种物件，却并不对任何东西真正感兴趣，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我想不妨去跟她搭个话，要知道，那只是为了听听她的声音；那一瞬间过去了，谢天谢地，她很快就出了店门。我走到窗边，目送她迈着重大的、轻快的步伐，沿着黄昏中青灰色的街道匆匆走去。到拐角处她犹豫了片刻，似乎不确定要走哪个方向。街灯亮了，强光如变戏法般突然凭空在街道上造出一面光秃秃的白墙：风儿吹拂着她的衣衫，嘉宝，孤身一人，依然是世界上美貌绝伦的女人，嘉宝，一个象征，朝白墙径直走去。

今天与 M 共进午餐。对她，你还能怎么着呢？她说钱终于花光了，只要她不回家，她的家人就绝不会伸出援手。挺狠心的，我想，但我告诉她我觉得她别无选择。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她不可能回家。她属于那种转眼间就被纽约不可救药地困住的人，那种有才的庸人；既太过精明，无法接受小地方的气候，

又不够精明，无法在自己深切渴望的环境里自由呼吸，所以只好在纽约这个社会的边缘焦虑不安地勉强维持。

唯有成功，而且是处于危险巅峰时的成功，才能带来解脱，但对于缺乏技艺的艺术家而言，永远是无从缓解的紧张和无法诞生杰作的焦躁。如果追求成功的压力不是那样巨大，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他们觉得必须证明点儿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来自美国中产阶级，对其中的敏感者来说，对其中有能力去作一番尝试的年轻人来说，这个阶层的语言越来越贫乏，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立刻为他们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如果文明坍塌了，那些继承者在废墟中找到的会是金钱吗？还是一尊像、一首诗或者一出剧？

这并不是说世界欠 M 或者任何人一种活法；唉，就她的现状而言，她很可能写不出一首诗，或者说写不出一首好诗，不过她仍然很重要，她的价值不能仅以平常的真理尺度来衡量，她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而不是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成就地从晚逝的青春走向早到的中年。

街边有一家收音机修理店，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名叫乔·维达利。初夏时节，他的店铺门前出现了一块写有“黑寡妇”^①字样的奇怪招牌。另外还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敬请留意本橱窗上关于黑寡妇的信息”。于是我们左邻右舍的都暗暗琢磨和期待着。几天后，橱窗上添加了两张发黄的照片；大约拍摄于二十年前，照片上的维达利先生高大健壮，身穿及膝的黑色泳衣，头戴黑色泳帽和面罩。照片下方打印的字解释道，当年朝

^① 此处原文为 The Black Widow。

气蓬勃时，乔·维达利曾是洛克威海滩的游泳健将和救生员，而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耷拉着肩膀、眼神忧郁的收音机修理工。

他提醒我们继续留意橱窗；过了一周，我们的等待有了回报：维达利先生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条幅，宣布黑寡夫即将复出。橱窗上有一首诗，标题为“乔·维达利的梦想”；诗中讲述了他多么渴望重新劈波斩浪、征服大海的心情。

第二天，最后的告示出来了；其实是一则邀请，上面说，欢迎我们大家8月20日前往洛克威海滩，因为他计划当天从那里游到琼斯海滩，那是一段遥远的距离。在接下来的夏日里，维达利先生坐在他店铺门前的一张简便折凳上，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对他的各种告示作出的反应，他坐在那里，神情恍惚而淡然，当邻居们停下脚步祝他好运时，他便礼貌地点头微笑。有位自作聪明的孩子问他为什么省掉了“Widow”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他非常和气地回答说，有了最后那个“w”，就是用来指女士的。

有一段日子再也没什么动静。接着，一天早上，所有的人一觉醒来，都在笑话乔·维达利的梦想。他的故事登上了各种报纸；他的照片出现在各种小报的头版。还都是些可怜兮兮的照片，因为此时并不是他凯旋的时刻，而是他痛苦的时刻，只见他站在洛克威的海滩上，两边都是警察。按照那些报道的描述，多数报纸的看法如下：有一次，一个疯狂而愚蠢的老人给自己全身涂上油，朝海水中走去，但是当救生员看到他游得太远时，便驾船将他带回岸边；这个老人特别怕见生人，特别古怪，因为他们刚一转身，他就重新下了水，于是救生员只好再次驾船赶去，因此，黑寡夫像条半死的鲨鱼困在沙滩上，归来时听到的不是美人